

人民日报聚焦“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研讨会”—— 目前需更加重视共同富裕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视察南方发表讲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在发展新阶段，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研讨会”在重庆市召开。与会者围绕对共同富裕内涵的理解、积极探索缩小收入差距迈向共同富裕的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学者们认为，应把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生产力的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共同富裕，有先富后富的问题，不可能大家同步富裕；即使大家共同富了，还应是有差别的。既要反对“效率至上主义”、“发展至上主义”，也要反对“公平至上主义”、“平均主义”。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积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学者们认为，综合考虑，目前需要更加重视共同富裕问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改善分配关系，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利于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变“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应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不断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使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和持久动力，改变我国经济发展中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自主创新能力弱等现象，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效益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学者们认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但也要认识到共同富裕需要逐步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现阶段推进共同富裕，更多的是针对一部分人民群众还没有富裕起来而言的，是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要去限制富裕。

据人民日报

对话

孙月平：带动“后富”发展应走双赢之路



孙月平
江苏省委党校
教授
济学部主任

现代快报：今天如此强调“共同富裕”，说明了什么问题？

孙月平：在这个时候，做这个研讨是非常有意义的。关于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有一句完整的话，“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我们在实践中，是分成两部分走的。第一步，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存在的“脑体倒挂”的问题，30多年后已经解决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差距越来越大：从地区来讲，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从人群来讲，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差别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引起了社会不安或矛盾。

现代快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努力实现共同富裕逐步消除收入差距的时候了。

孙月平：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际上

是考虑到了解决30多年来改革发展中留下的各种差距问题。强调以人为本，同时也强调实现第二步目标：共同富裕。我个人认为，现在已进入一个转折点，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现代快报：很多人在思索，“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目标？或者兼而有之？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又该是怎样的？

孙月平：共同富裕首先是缩小差距，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共同富裕本身应该是一个过程，它也应该有一个目标。说过程比较好理解，说它是目标，那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比如讲现在强调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基本实现现代化”里就包含了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共同富裕不仅是欠发达地区比较关注，对发达地区来说也是义不容辞的。先富的要帮助后富的，怎么帮？这又是一个我们现在值得研究的问题。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指标下一步应该搞出来，而从路径来讲，那就是先富的怎么帮后富的。如果采取削富济贫的办法显然不行。理想的状态是，下一步的发展既不削弱先富地区的发展能量，同时又要能够带动后富地区、后富人群发展，走一种“共赢”的路子。毕竟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背景下，先富的地区和先富的人都还要继续发展和致富，同时要努力让后富的地区和人群发展得更快一些。这就要先富的地区和先富的人做出努力，比如苏南对苏北的帮扶、结对，比如开发区之间的共建，都属于走向共同富裕的措施。

现代快报：帮助后富地区和后富人群需要一种强大的动力，恐怕还不能仅仅依靠自觉。

孙月平：先富的地区帮助后富的，还需上一级政府来协调，从苏南和苏北来说，就需要省级政府来协调，从东部和西部来说，就需要中央来协调。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调动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前30年主要做的是这件事，而后30年，上一级政府的协调就更重要了。在差距很大的情况下，要叫后富地区和后富的人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快速发展，这是很困难的，必须要上一级政府采用包括经济的、行政的等各种手段来协调。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有些事情不能操之过急，要一步步来。共同富裕本身是人的问题，未来的发展要以人的发展为目标。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共同富裕，认识可能更容易统一些。

快报记者 刘方志

编者的话：新的学年在许多人的注目中开始了。像所有事物一样，教育的园地里有感动，有新奇，也有烦恼。对华中师大的“地铺”，评论人觉得“是一种温暖”；对北京小升初的“天价择校”，评论人用“悲凉”这个词表达失望。但不管怎样，我们的社会正以扬弃的精神，审视教育体制下的新闻现象。看似围观，实则参与。教育是社会公平的一张“试纸”，可以检验出公民和政府在承担教育责任上的“酸碱度”。我们每个人，在这一刻，都面对着绕不过去的叩问。

■学者视线之肖余恨专栏

为寒门家长打的地铺其实很温暖

9月3日，华中师范大学新生报到首日，学校在佑铭体育馆连续第六年为新生家长打了近600个地铺，方便新生家长住宿。在网上负面教育报道频频刺激我们眼帘的今天，看到这样温情的新闻，说实在的，很难不感动。

华中师大当初为贫困生家长提供地铺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网上的议论很多，其中有一条最具代表性，“母亲的心在儿女心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意思很明白，孩子们不能体谅家长的难处，劳累的父母根本就不应该送孩子来上学。我觉得，这话有些极端了。虽然我们强调孩子的独立性，但是在中国，经寒门十几载终于考进高等学府，已经让天下父母与亲子之间，有了另一种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特殊

情感。这个时候，送子上学，承载着全家人的期望和满足。

网上有人跟帖说，每到开学时，学校周边的旅馆都乘机涨价。有些家长不愿意花这个钱，就瞒着孩子，在公园等露天的地方打地铺，看了让人心酸。还有人说，有钱交学费，怎么就没有钱住旅社？这简直就像“何不吃肉糜”般的不通人情。学费是必须交的啊，但对家境不宽裕的家长来说，学费已经捉襟见肘了，当然能省一分是一分，多一点钱，给孩子在学校改善一下伙食，也是家长的心意！

还有舆论说，这不过是华中师大一次作秀而已。但是，在我看来，即便是作秀，这样的秀也有益无害。并且，这样的秀，一作就六年，已经形成了一个传

统。这不仅是一个人情化的举措，而且是一个非常聪明也非常有效的教育形式。这是开学后无声的一课啊，学子们怎么会不记在心头？佑铭体育馆内，那一张张整齐的地铺，免费提供的毛巾被，以及免费的洗浴、热茶服务，一下子就拉近了学校与家长、学校与学子们之间的感情。这样的场景，就是局外人看了也会动容。这样温情的举动，在当下的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

贫富差距的渐趋扩大，这不仅是一种现实的危险，而且还衍生出许多病态的冷漠症状来。权力的势利已经污染了社会，公平的诉求似乎越来越强烈，但却又渐行渐远。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教育机构，最应该以身作则，

挺身而出，为平衡社会权利、弥合阶层裂痕、注入情感因子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华中师大此举，就是一个不错的努力。虽然，凭借这样的一个举措，并不能一举改变教育环境，培养出全社会的人文关怀来，但能够设身处地为寒门家长“打地铺”，就还是能给人以希望。作为培养老师的教育机构，不能从点滴做起，以人性的光辉来普照学子的话，那又怎么能指望学子们，走向社会以后会反哺社会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华中师大此举，是教育示范的一个重要方面。以这样的行动塑造的形象，要比花里胡哨的宣传片有效得多。

地铺也是一种温暖，地铺并不仅仅只是提供温暖！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副教授）

■第二落点

又到一年开学时，几家欢乐几家愁。

在走基层采访中，北京的一位家长平淡地告诉记者：把8万元赞助费交出去，儿子挤进了海淀区的一所知名小学。择校费少的6万元，最高达25万元——择校费越收越肆！有人形容，想上好学校，得“三拼”：拼爹、拼钱、拼命。

（9月5日《光明日报》）

当很多人削尖脑袋，供出天价择校费，让孩子挤进所谓的重点学校，却也有家长因为对公立学校教育的鄙视，带着孩子云游四

谁都绕不过去的叩问

方，他们说这是“为了追寻梦想的生活，让孩子逃离永无止境的作业、愚蠢的考试和绝望的体制”。

有这样一句被我们经常引用的口号：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1986年，义务教育上升为受到国家法律保障的内容。既然是义务教育，一方面是要求父母对孩子受教育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则是在法理上要求国家给予各种保障，实现孩子们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在小学教育被认定为义务教育的100年后，我们不少人还在为孩子实现公平的义务教育

步履蹒跚。不论是天价择校费，或是带着孩子逃离，或是来自民间力量的中餐计划，所印证的正是现实的苍白。无论你是富人，或是穷人，在这个苍白的现实中，没有谁能成为胜利者。

削尖脑袋帮孩子挤进重点小学的，虽然看似成为了利益优先者，但是在这些战壕里，因为资源的稀缺，意味着将永远弥漫着硝烟，每一个孩子，甚至家长们，都要为此搏杀得筋疲力尽。而那些有资本逃离现实教育的孩子，能够远离庸俗的学校教育，虽然看似幸运，但这样的幸

运，却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可能永远只看到青山绿水，坐享宁静。而那些期待城里人送来中餐的孩子，他们绝望而无助的眼神，让教育的天空无法澄净。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由于资源禀赋不同，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不同，形成不同的阶层，实属正常。但是如果在孩子的教育上，却要呈现出如此的不平等，是谁都绕不过去的叩问。孩子的哀凉，正是我们的悲伤。孩子的疑问眼神，将让整个社会不安。

（长沙 高亚洲）

■热点纵论

环保局长 缘何一言不发？

近日，不断有群众反映地处河南舞阳县吴城镇的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公司系列污染问题。当记者好不容易找到舞阳县环保局局长张俊明，希望他能就群众反映的“金大地”污染问题谈谈看法时，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舞阳县环保局的一把手面对记者的提问，双唇紧闭，一言不发。（9月5日中新网）

那么，环保局长为何一言不发呢？个中因由大概有三：一者，记者采访的是“负面新闻”，局长当然不待见，倘若是“正面报道”，局长一定会侃侃而谈；二者，一言不发是对媒体监督的“非暴力不合作”，一如前不久广东佛山那位“戴口罩”受访官员，这些官员虽然不如大放厥词的“牛语”官员雷人，但拒绝监督的实质是一样的；三者，一言不发或许另有隐情，环保局是否在“养鱼执法”“靠污吃污”？是不是环保局头顶上还有一些惹不起的“婆婆”？或者是在“带血GDP”的淫威之下，实在无话可说？

并不是我们非要以最坏的恶意揣测这位一言不发的环保局长，而是近年来一些环保官员的胳膊肘总是往外拐。犹记得前不久备受关注的云南曲靖“非法倾倒铬渣”事件，爆料称，云南村民因铬渣堆曾出现千人次上访，而环保局的领导却说，“赔了钱了，就不要追究了。”还有两年前那句“经济越发达水越黑”的雷人之语，真不知道，这些环保官员们为何总在替污染企业说话？

其实，“不想说”也好，“不敢言”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掩盖真相。从某种程度上说，沉默也是在替污染企业说话。殊不知，这样一来反而弄巧成拙，因为很多事情往往欲盖弥彰，你越是不说，别人就越想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毕竟，“纸里包不住火”。

但是，环保局长一言不发，我们只能束手无策吗？（山东 李继彦）